

豆汁記

曹慕髡改編



豆汁記之金玉奴

飾演者吳雲芳

北京新戲院書店印行

(4)



(1)



(2)



(3)



修改『鴻鸞禧』的說明

『豆汁記』或名『金玉奴』原名『鴻鸞禧』，又名『棒打薄情郎』，故事出於『今古奇觀』小說。這個戲的本質是悲劇，封建時代硬給他罩上一件喜劇的外衣，一面以『棒打』『大團圓』掩蓋了一個喪心病狂忘恩負義，謀殺髮妻的罪惡；另一面又把一個貧苦、善良的老人處理的庸俗低級，這樣來模糊了那不可妥協的階級鬥爭。本劇是針對以上兩個主要缺點來加以修正的。

過去，曾有人主張祇演到『推江』為止，但是，一般羣衆的腦子裏却還遺留着『棒打』『團圓』——婚姻妥協的印象，不提這個問題不等於解決了這個問題。因此本劇在『棒打』的前面加了『爭辯』一場。

其次，原劇本中把金松特別醜化和那些插科打諢與戲無關的，對貧苦人民有所侮

辱，庸俗低級的詞句，都有些刪改，同時，有些強調命運的詞句也有些改正。例如：

金奴唱：（原詞）『人生在天地間原有好醜，

富與貴貧與賤聽命自由，或富與貴貧與賤莫要強求。』

現改爲：『爲什麼天地間貧富兩有，

富即貴貧即賤好沒來由！』

關於金松這種人物的階級性，應加以科學的分析。案乞丐應列爲流氓無產階級，而團頭可稱爲乞丐貴族，即團頭對於乞丐是有剝削關係的。這是在社會科學上的了解，至於『鴻鸞禧』劇本中的金松，他對於莫稽是救命恩人，並以乞討生活幫助他成就了功名，這顯然是一個慈祥的老人。劇中人是這樣性格，就不應該把他寫得太低級，演得太醜化。所以在形像上也必須改變一下，最好金松不畫小丑臉譜。

這個劇本，祇是做爲參考，希望各地演者、觀眾給予嚴格的批評，以便再版時繼續修改。

『豆汁記人物表』

莫稽(唱大嗓也可以)

船夫乙

金玉奴

報錄人(也不要畫小花臉)

金松(不要畫小花臉，化裝一老叟即可)

四青袍

二桿(也不要畫臉，搖鈴即可，化裝爲乞丐)

書吏

四乞丐

船夫丙

林潤

船夫丁

家院

中軍

四丫環

金永

林夫人

四龍套

船夫甲

—— 錄 目 記 汁 豆 ——

第一場

……救

難

第六場

……遇

救

第二場

……離

家

第七場

……尋

松

第三場

……赴

任

第八場

……招

贅

第四場

……中

試

第九場

……爭

辯

第五場

……推

江

第十場

……棒

打

『豆 汁 記』

(棒打薄情郎改編本)

曹慕覺

第一場 救 難

稽：

(他迎着強烈的北風，雙肩縮背，顫顫仆仆地走上)

(唱西皮原板)

天寒冷北風緊青衫吹透，
書香子只落得流浪街頭。
空有這滿腹的文章錦綉，
身無衣腹無食涕淚交流。

(白) 小生莫稽，乃本城一名秀才，
不幸父母雙亡，家業凋零，只落得乞
討之中，三天未曾吃飯……這樣大雪
寒天，只怕要凍餓而死了！

(唱原板)

金玉奴：

(掃頭)——(縮作一團，倒臥於地)

(內白) 啊哈，

(上白) 青春正二八，生長在貧家。
小窗春寂靜，空負貌如花。

我，金玉奴，爹爹金松，乃是本城一
個桿兒上的，今兒個清晨起來與人家
照看喜事去了，天到這般時候還不見
他老人家回來，我不免去到門外看望
一番便了。

(唱西皮原板)

爲甚麼天地間貧富兩有，

富即貴貧即賤好沒來由！

我自幼母早亡艱辛盡受，

家雖寒總不失清白女流。

(出門，作畏寒狀，以巾拂雪介)

(白) 哎喲！這雪這麼大怎麼他老人家還不回來？

(移步眺望——足尖觸及莫稽，吃驚

介)

啊！怎麼有一個倒臥呀？(莫稽呻吟)

他還有氣兒，咳！我說這個要飯兒的，你醒醒兒！

(慢慢地坐起) 哦！原來是位小姑娘

玉奴：

你是幹什麼的，為什麼躺在我家門口兒呀？

莫稽：

我乃是個飢寒人，有三天未曾吃飯，身上寒冷無力行走，故爾倒臥在此。

莫稽：

玉奴：

玉奴：

玉奴：

啊！你三天沒吃飯啦？真怪可憐的！

莫稽：

咳，我們家裏有現成的豆汁兒，你進去喝一碗暖和暖和再走好不好？

玉奴：

多謝小姑娘……(起立未成介) 哎喲

玉奴：

啊！小姑娘，我兩足疼痛，難以行走！

莫稽：

你這個人說話也不想一想，你走不動，難道還讓我姑娘家攙着你，抱着你不成麼？

玉奴：

待我……爬了進去也就是了。

莫稽：

(爬介) 哎呀，爬進來了。

玉奴：

(望着玉奴)

玉奴：

你在這等着，我給你拿豆汁去。

莫稽：

(唱搖板)

玉奴：

飢寒人最知道飢寒的難受，

莫稽：

拿一碗豆汁兒攪把好修。

玉奴：

莫稽：

玉奴：

莫稽：

玉奴：

莫稽：

豆 汁 記

(唱搖板)

細察看這一家並非富有，
却也能饑貧苦豆粥相投。
這也是我莫稽命中有救，
才遇到小娘子如此溫柔。

(金松幌幌悠悠的走來)

金松：

(以下簡稱松)

(唱搖板)

都只爲討一點殘肴剩酒，
每日裏替人家作够了馬牛。
且喜得有嬌女形影相守，
回家去坐草堂亞賽王侯。

(白) 好狗不擋道，擋道沒好狗，你
是什麼狗？

莫稽：
金松：

原來是位老丈，
嗯！新帳還沒清，還提老帳哩。你到
底是幹什麼的？

莫稽： 噫，你問的是我？

金松： 啊！我不問你問誰啊？

莫稽： 我是一個飢寒人哪。

金松： 飢寒人不用說就是一個要飯的嘍，要

飯怎麼跑進人家裏來要呢？你是想順
手牽羊，是不是？

莫稽： 啊！老丈，不是我自己要進來的啊。

金松： 那麼是我下帖子請您來的？

莫稽： 裏面有位小姑娘，她叫我進來的。

金松： 啊！什麼？裏邊兒有個小姑娘叫你進

來的？……(稍停) 年青兒的說話

可要負責任哪。我叫她出來問，要真

是她叫你進來的，還則罷了，要不是

她叫你進來的，哼！我叫我吃不了

兜着走！丫頭，玉奴，給我滾出來噉

玉奴：

(唱搖板)

風雪中盼爹歸家相守，

聽呼喚不由我喜上眉頭。

急忙忙走向前低聲問候，

(白) 爹啊您回來了，外頭冷吧？

金松：真要把我給氣死了！

玉奴：呀！

(唱搖板)

老爹爹却為何氣沖斗牛？

(白) 爹啊，您回來啦。

金松：我回來啦，我回來啦，我的家我不回來！

來！

玉奴：爹呀，你跟誰生這麼大的氣呀？

金松：咱們家裏還有誰？我跟你！

玉奴：跟女兒我：為什麼生這麼大的氣呀。

金松：丫頭，你媽死得早，我拉扯你這麼大

可不容易，咱們受窮，要有個窮志氣

，從來不肯做丟臉的事，我今兒個出

去這麼一會兒，你……這……(以手

指莫稽) 這……叫我說什麼好哇！

玉奴：噯，爹呀，您爲的是他呀？爹呀，您

先別生氣，聽女兒慢慢的告訴您哪。

金松：噯！有話你說。

玉奴：清晨起來，您老人家與人家照應喜事

去啦，天不早了還不見你老人家回來

，女兒我放心不下，出得門去看望你

老人家，不想，就看見他，躺在咱們

門口兒，女兒問他，他說他是個飢寒

人，有三天沒吃飯了，我想咱們家裏

有得是現成的豆汁兒，給他一碗充充

飢，不也是一件好事嗎？不是您常說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嗎？

噯！……

您回來也不問問青紅皂白就跟女兒我

發這麼大的脾氣，這委屈叫女兒我上

金松：那兒去訴去呀！（哭介）
嗯！是這麼回事，爸爸我錯怪了你
了，冤枉你啦，好孩子！別哭啦，

（與玉拭淚介）豆汁拿來沒有哇？

玉奴：拿來啦，祇怕涼了。

莫稽：啊老丈，涼的也好。

金松：哼，你倒是不嫌生冷。（對女）再去

盛碗熱的來，（松把先一個碗交與莫
稽，莫稽大吃起來，玉奴又拿一碗
來，金松接過來把豆汁倒在莫稽手中
的碗裏，莫稽又吃介）

羹！（莫稽作被燙狀）真是餓急了什
麼叫涼，那個叫羹就全不管了。

莫稽：啊老丈，還有麼？

金松：呵……無有了。

莫稽：無有了？（撫腹介）哈哈……

（三笑介）

金松：噫，留神我的碗……差點兒沒摔
了。

莫稽：（唱搖板）

一霎時腹內溫精神抖擻，
救命恩如再造感激心頭，
走向前深施禮忙謝搭救。

金松：我揀你！（玉奴攔介）

玉奴：爹呀，你爲什麼打人家呀？

金松：他吃飽了，喝足了，謝不謝不要緊哪，

他爲什麼管我叫大舅哇？

玉奴：您先別生氣，我去問問他。噫！我說

你這個人怎麼那麼不通情理，你謝不
謝不要緊的，爲什麼管我爹叫大舅哇
？

？

莫稽：哎呀呀小姐，是老丈聽錯了，我說的

是搭救之救，並不會叫什麼大舅哇。

玉奴：噢，你說的是搭救之救，那麼錯怪了

您了，爹呀，人家說的是搭救之救，您聽錯了。

金松：

嚶，搭救之救，不是「大舅」，我沒念過書，對不起，錯怪了您了。

莫稽：

老丈，

(唱搖板)

容日後展青雲再把恩酬，

(欲走介)

玉奴：

嗨！我說你回來！

莫稽：

嚶，我還未曾謝過小姐，多蒙小姐搭救，小生這廂有禮。

玉奴：

不要謝了，我叫你回來不是要你來謝我的……

金松：

得了，他走的好好兒的，你叫他回來幹什麼？

玉奴：

我看他那個樣兒怪可憐的，咱們家有剩下来的雜合菜，讓他吃饱了再走好

金松：

不好……好的給您留着。好孩子，你既有這樣的好心，我有什麼不願意。

玉奴：

我看他不像久貧之輩，又是個讀書的人，將來……他還能忘了咱們的好處嗎？

金松：

好好好，你去吧！

玉奴：

嚶，我說你可別走哇。(下)

莫稽：

這一下我是不走的了，這一下我是走的了啊。

金松：

這一下你可吃定了我啊！我是說慣了笑話的人可別見怪。請坐，請坐吧。

莫稽：

有坐。

金松：

你姓什麼，叫什麼，因何落到乞討之中啊？

莫稽：

小生姓莫名稽，乃是本城的一個秀才，父母雙亡，家業凋零，故而落到乞

討之中。

金松：

嗯……嗯……嘿！

莫稽：

啊？！

金松：

我問完了你了，好像你也應該問問我

吧？

莫稽：

哎呀呀，不是老丈提起，我倒忘懷了

，請問老丈貴姓大名？

金松：

老漢姓金，單名一個松字。

莫稽：

啊，金松？

金松：

金玉滿堂之金，松柏長青之松。

莫稽：

好一個高雅的名字，但不知做何生理

？

金松：

乃是本城一個桿兒上的。

莫稽：

啊老丈，方才那一小姑娘，她是你的

什麼人？

金松：

乃是小女。

莫稽：

千金，

金松：

黃毛丫頭，

莫稽：

小姐，

金松：

別抬了，抬得高、擡得重。

莫稽：

令愛，

金松：

不敢當。

莫稽：

請問老丈，令愛的芳名？……

金松：

小字玉奴。

莫稽：

碧玉之玉，奴家之奴？（以手寫介）

金松：

對……

莫稽：

好一個幽嫻的名字啊（黏手心介）

金松：

怎麼你想把她吞了？

莫稽：

吃在腹內記在心中，

金松：

告便，

莫稽：

請便。

金松：

（自語）我看莫稽這小人兒，人有人

才，文有文才，我的姑娘也不小了，

不如把莫稽招爲門婿，我也可了却一

撥心事，待我百年之後，也好抓把土。

金松：

還能給你當上！

把我埋了。話又說回來啦，我要是老

莫稽：

告便一時。

不死，也許把我給活埋了……天下不

金松：

請便。

會有那麼狠心的吧？啊……這……老漢有

莫稽：

哎呀且住，他乃巧頭之家，我雖落魄

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

莫稽：

乃書香門第，豈能與他婚配？（想介

莫稽：老丈有何金言請講。

莫稽：

）也罷！在這無可奈何之時，暫且答

金松：老漢膝下無兒，只生一女，年已十六

莫稽：

應，也可免目前凍餒之憂，日後……

，也不算小了，尚未婚配，我打算……

莫稽：

再作道理！啊老丈，既蒙抬愛，小生

……

莫稽：

焉有不願之理？無奈我無家無業，一

莫稽：老丈，你打算怎樣？

莫稽：

貧如洗、彩禮全無，豈不誤了小姐的

金松：嗯！我打算……

金松：

終身？

莫稽：怎麼樣？

金松：

我看你很好，你看我女兒不錯，咱們

金松：你別逼我，越逼我越說不出來了。

金松：

是愛好兒作親，還要那些窮講究嗎？

莫稽：嗯，是是是……老丈請慢慢地講來，

莫稽：

說說就算了。

金松：我打算把我的女兒許配足下為婚，不

莫稽：

如此岳父大人請上受小婿一拜。

知尊意如何？

金松：

不必拜了。

莫稽：這……

莫稽：

那有不拜之理？請上。

(唱搖板)

整衣冠忙叩首，

難得與貴府結鸞儷。

小婿備得彩禮厚，

黃金千兩請全收。

(邊介)

金松：算了，算了。

莫稽：還有，

(唱搖板)

鳳冠霞被樣樣有，

彩緞百端外帶紅綢。

(莫作遞物狀)

金松：好好好，收下了，收下了。

(接物狀)

莫稽：哎呀呀，又撕破了一塊。

金松：不要緊，等會叫丫頭給你補補。

二杆：(白)兄弟們，今兒個一轉臉大哥不

見面兒了，咱們到他家裏去瞧瞧去，大哥在家嗎？

金松：誰呀？老二啊，來的真巧，裏邊來。

二杆：什麼事啊？

金松：給你侄女招了個女婿。

二杆：哎，咱們把和把和。(進介)

(莫稽見幾個乞丐進來，頗有厭惡之意)

金松：來來來，見過你叔叔大爺們。

莫稽：(非常不悅，無可奈何地站了起來)

叔叔大爺們我……有禮了。

二杆：免了免了，倒斯斯文文的，不錯不錯

，大哥，就該早點給他們完成花燭

哇。

金松：還得看個好日子啊。

二杆：大哥，今兒個不就是好日子嗎？您不

是也忙和了一早晨啦嗎？

金松：對嚀對嚀，我高興得都糊塗了——嚀

，不成不成，完全沒預備啊，女婿連件外套都沒有。

二樺：這有件外套還沒送到櫃上去，先借用吧。（取介）

金松：哎？怎麼是條褲子啊！

二樺：這有口彩，叫「金銀滿庫」。

金松：白褲腰不吉利，擄了去吧。

二樺：撕不得，這也有口彩，叫「白頭到老」

「嗎，請姑老爺入庫。（莫穿介）

金松：姑老爺，沒袖子，別伸了，將就點兒

吧！姑娘也應該有塊蓋頭哇。

二樺：還正有一塊。

金松：好極了，我去攬姑娘，就煩老二說兩

句吉祥話盡個禮吧。（下）

二樺：伏以，再伏以，一塊沉香木，雕刻一

馬鞍，新人往上跨，步步保平安，勳

樂，攬新人。（金松攬玉奴上）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莫稽先行，松攬玉奴隨下，松即又上介）

二樺：大哥，給您道喜，我們告辭了。

金松：別忙啊，忙和了會子，後邊有雞合菜

，大夥吃點兒，來個蝴蝶兒會。

二樺：那麼……（對乞丐們）咱們就別客氣啦。

金松：請吧。

二樺：請。（全下）

第二場 離家

（莫稽玉奴同上唱西皮原板）

莫稽：哈哈！

（唱搖板）

貧家女她倒有溫柔情性，

我二人也算得佳耦天成。

行並肩坐同席晚來共枕，
老死在溫柔鄉我也甘心。

玉 奴 呀，

(轉南梆子)

數日來暗地裏觀他的情景，
只見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定然是他自幼懶惰成性，
怎能望奮騰程直上青雲？

必須要用話兒將他勸醒……

(想介) (白) 不可！

(唱散板)

還須要耐性兒揀試伊心。

(白) 相公，你在家老是這麼呆坐着，
有點兒悶得慌吧？

？！如今有了飽食暖衣，又有娘子相伴，
還有什麼煩悶，我情愿永不出門
陪着娘子。

玉 奴：

相公，你這個話可說錯了，您難道沒有見這幾件衣裳，這每日三餐都是我爹乞討得來的嗎？想您既有滿腹文章，就該圖個上進。今當大比之年，您何不進京趕考，倘若能得個一官半職，也好替我們飢寒人分分憂啊。

莫 稽：

這……娘子，如今甚爲安樂，還做什麼科考之想？

玉 奴：

那麼你還年青，你就不爲以後打算打算嗎？(她提醒了他)

莫 稽：

我早有了打算，等岳父老大人去世之後，我就承受他這根杆兒啊！

玉 奴：

哦！你是打算承受我爹那根杆兒嗎？！

莫 稽：

不好麼？

玉 奴：

唔，你好心胸！

莫 稽：

本來的不錯呀。

玉 奴：

你好志氣！